

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

张春妹 | 主 编    严 瑜   赵俊华 | 副主编

# 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

##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美] 迈克尔·哈里斯·邦德◎主编

中 卷

自我与情绪

李 杰◎译  
张春妹◎审校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

##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美】迈克尔·哈里斯·邦德◎主编

中卷

自我与情绪

李杰◎译

钟年 张春妹◎审校

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  
张春妹◎主编 严瑜 赵俊华◎副主编



人  
民  
教  
育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上、中、下卷)/[美]迈克尔·哈里斯·邦德 主编;赵俊华 等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

(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01-020985-2

I. ①牛… II. ①迈…②赵… III. ①心理学-中国-手册 IV. ①B8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4127 号

原书名: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原作者:Harris Bond, Michael

原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版权登记号:01-2014-2332

### 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

NIUJIN ZHONGGUO XINLIXUE SHOUCE

(上、中、下卷)

[美]迈克尔·哈里斯·邦德 主编

赵俊华 张春妹 李 杰 刘 毅 严 瑜 译

钟 年 赵俊华 张春妹 审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60.5

字数:1300 千字

ISBN 978-7-01-020985-2 定价:299.00 元(全三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                                      |     |
|--------------------------------------|-----|
| 第 14 章 中国人的情绪有多独特? .....             | 1   |
| 情绪的结构 .....                          | 1   |
| 自我意识情绪 .....                         | 6   |
| 情绪反应 .....                           | 9   |
| 情绪的社会化 .....                         | 12  |
| 结 论 .....                            | 14  |
| 第 15 章 中国人的信念 .....                  | 22  |
| 信念的类型学 (typology) .....              | 22  |
| 中国传统信念 .....                         | 23  |
| 心理信念 .....                           | 24  |
| 社会信念 (Social Beliefs) .....          | 33  |
| 环境信念 .....                           | 34  |
| 中国文化本土信念 .....                       | 36  |
| 结 论 .....                            | 38  |
| 第 16 章 “中国人”价值观的多重框架:从传统到现代及以后 ..... | 49  |
| 前言:中国文化比较的背景 .....                   | 49  |
| 价值观作为国际比较的基础 .....                   | 50  |
| 用于理解文化价值观的西方概念 .....                 | 52  |
| 价值观研究者面临的挑战 .....                    | 53  |
| 在价值观研究中整合主位和客位观点 .....               | 54  |
| 研究“中国人”的途径 .....                     | 55  |
| 中国人价值观研究总结和未来问题 .....                | 74  |
| 第 17 章 关于中国人的自我,我们知道些什么 .....        |     |
| ——以自尊、自我效能、自我增强来说明 .....             | 108 |

|                                          |     |
|------------------------------------------|-----|
| 自 尊 .....                                | 108 |
| 自我效能 .....                               | 113 |
| 自我增强 (self-enhancement) 偏差 .....         | 115 |
| 讨 论 .....                                | 118 |
| <b>第 18 章 从本土人格到跨文化人格:中国人个性测量表</b> ..... | 130 |
| 翻译和改编测验 .....                            | 130 |
| 中国文化中本土人格测量的发展 .....                     | 132 |
| CPAI 的效度检验 (validation) .....            | 136 |
| CPAI 量表的应用 .....                         | 138 |
| 从本土人格到跨文化人格 .....                        | 141 |
| <b>第 19 章 熊猫之地的心理学和老化</b> .....          | 149 |
| 背 景 .....                                | 149 |
| 老化过程几乎没有跨文化差异 .....                      | 150 |
| 老化过程的跨文化差异 .....                         | 153 |
| 总结、注意事项和未来方向 .....                       | 162 |
| <b>第 20 章 中国人的幸福感</b> .....              | 172 |
| 幸福的文化概念 .....                            | 175 |
| 什么是幸福? 民族心理分析途径 .....                    | 175 |
| 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 SWB 观念 .....                  | 179 |
| 幸福的文化相关因素 .....                          | 182 |
| 不同文化基础的共存和整合 .....                       | 184 |
| ISSWB 量表中的条目 .....                       | 186 |
| <b>第 21 章 中国人的精神性:批判性综述</b> .....        | 193 |
| 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 .....                          | 194 |
| 中国人对死亡和濒死的态度和反应 .....                    | 197 |
| 宗教性、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 .....                      | 200 |
| 宽恕作为精神性质 .....                           | 202 |
| 希望和无望 .....                              | 204 |
| 中国人的精神性和康复/健康促进 .....                    | 206 |
| 概念上、方法学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                   | 208 |
| 结论和未来方向 .....                            | 213 |

|                                               |     |
|-----------------------------------------------|-----|
| 第 22 章 中国人的精神障碍 .....                         | 224 |
| 诊断框架 .....                                    | 224 |
| 中国精神障碍患病率(prevalence) .....                   | 226 |
| 具有文化特异性表现的诊断分类和现象 .....                       | 227 |
| 治疗与疗效 .....                                   | 232 |
| 污名:心理困扰和求助的接受度 .....                          | 235 |
| 结 论 .....                                     | 237 |
| 第 23 章 中国的临床神经心理学 .....                       | 244 |
| 中国临床神经心理学历史概述 .....                           | 245 |
| 临床培训和认证 .....                                 | 247 |
| 测评工具 .....                                    | 248 |
| 最新科研成果 .....                                  | 251 |
| 第 24 章 中国人应对之道(途径) .....                      | 263 |
| “被动”应对之道 .....                                | 263 |
| 灵活应对之道 .....                                  | 269 |
| 寻求社会支持之道 .....                                | 273 |
| 接下来是什么? 应对之道的将来 .....                         | 279 |
| 结 语 .....                                     | 280 |
| 第 25 章 中国人的患病行为 .....                         | 289 |
| 中国人心理苦恼的水平 .....                              | 289 |
| 心理苦恼的文化表达 .....                               | 292 |
| 文化对求助的影响 .....                                | 296 |
| 文化世俗信念与求助行为 .....                             | 297 |
| 中国人患病行为周遭的污名 .....                            | 299 |
| 塑造中国人患病行为的结构问题 .....                          | 300 |
| 未来方向 .....                                    | 302 |
| 第 26 章 中国社会的社区心理学 .....                       | 314 |
| 定义社区心理学 .....                                 | 314 |
| 核心价值观和原则(central values and principles) ..... | 316 |
| 权力和赋权 .....                                   | 317 |
| 多样性和参与性 .....                                 | 317 |

|                                        |            |
|----------------------------------------|------------|
| 合作(collaboration) .....                | 318        |
| 公 正 .....                              | 318        |
| 例 .....                                | 319        |
| 中国社会的社区心理学 .....                       | 319        |
| 中国香港的社区心理学 .....                       | 320        |
| 中国内地关于社区心理学的研究 .....                   | 321        |
| 政府主导的项目:社区心理学,香港模式 .....               | 322        |
| 重整中国社会社区心理学的发展 .....                   | 325        |
| 结 论 .....                              | 326        |
| <b>第 27 章 中国人的心理治疗:近十年工作进展</b> .....   | <b>333</b> |
| 本土心理治疗(Indigenous psychotherapy) ..... | 334        |
| 中国人的西方心理治疗 .....                       | 337        |
| 心理病理学过程 .....                          | 344        |
| 模式的迁移:东西融合 .....                       | 347        |
| 未来方向 .....                             | 348        |
| <br>索 引 .....                          | <br>363    |
| 译后记 .....                              | 375        |

## 第 14 章 中国人的情绪有多独特？

Michelle Yik

在 1996 年,James Russell 和我在第一版《牛津中国人心理学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全面的关于中国人情绪(emotion)的文献综述(Russell & Yik, 1996)。当时,能收集到的研究的数目之少,相关主题的讨论范围之小,令人大失所望。我们提出了问题并对将来的研究主题给出了建议。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一章里,我将回顾过去十年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情绪具有什么样的普适性和独特性?

过去十年的研究围绕许多主题进行,在这一章中,我主要关注其中四个主题。首先,我试图探讨,中国人的情绪是如何被描述和建构的。与此相关,我展开了情绪环形结构模型对情绪研究的贡献;其次,我综述了中国被试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包括害羞、内疚、自豪等;再次,我总结了情绪反应相关研究,包括面部表情和生理变化;最后,我考察了情绪的社会化。

### 情绪的结构

对中国人情绪词汇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中国人对切身体验进行分类时所使用的概念。与此同时,对情绪词汇隐含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揭示情感体验之下的基础内容。

所有人类群体都有用来描述人的词库(Dixon, 1977),中国人也不例外。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认为中国文化鼓励人们克制情绪(Bond, 1993),而实证研究则表明中文中的情绪词极其丰富。在界定情绪词的范围时所遇到的困难符合原型理论的主张,该理论认为情绪是原型组织的,情绪与非情绪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Russell, 1991)。即使不考虑关于界定情绪词的争论,如何描述不同情绪概念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尚在进行研究的基本问题。在研究中,不同的写作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以不同系列的情绪术语展开其工作。

将一种文化中的概念输出到另一种文化中被称为跨文化研究的“强加式客位”(imposed-etic)方法(Berry, 1969)。例如,一个研究者将英文的幸福感量表翻译成中文,在中文被试群体中施测,用以考察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这种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幸福

感结构具有普适性。在这一部分,我考查幸福感量表及其他情绪量表在刻画中国人情绪体验上的有效性。更通俗地说,我力图探索中国人中情感体验的日常概念,并考察这些日常感受的共变因素可能存在的机制。

### 引入测量方法的途径(Imported approach)

王力、李中权、柳恒超和杜卫(2007)翻译了正性和负性情感检核表(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98)并在1163个中国大学生中施测。研究者要求被试写出在过去数周内经历每种情绪的频率。经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充分支持了PANAS的结构效度。研究显示正性情感(Positive Affect, PA)与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 NA)得分之间没有相关性。而Yik和Russell(2003)采用Green、Goldman和Salovey(1993)使用的多重反应形式(multi-response formats)程序,考察了瞬时情感的正性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两个香港中国人的大样本中正负性情绪的相关水平分别在-0.61和-0.56(在其他语言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结果,Yik, Russell, Ahn, Fernande Dols & Suzuki, 2002)。在香港中国人中,正性情感感受可以消解负性情感感受。这些结果与Bagozzi、Wong和Yi(1999)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Babbozzi等人进行了一项三种语言的研究,自美国、中国大陆、韩国被调查者中收集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性别、文化对正负性情感相关性存在交互作用。在中国被试中,正负性情感之间具有强烈的正相关,较之于男性,在女性中的这种相关性更强。作者提出文化上的假设,认为中国人更能够容忍对立性,因此也比较耐受相反两极的感受,所以在正负两极情绪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而在美国被试中正负性情绪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而且,因为女性具有更多与情绪感受有关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正相关在女性比在男性中更强。

受到Bagozzi等(1999)的文化假说的启发,研究者们考察了中国内地和香港被试中正负性情感之间的关系(例如Schimmack, Oishi & Diener, 2002; Scollon, Diener, Oishi & Biswas-Diener, 2005)。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从不同的中国被试中得来的结果存在分歧,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发现性别效应。为了进一步阐明文化在情绪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还需进行文化内的研究,对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相关性仔细地进行分析。

在Russell和Carroll(1999)提出的意见中,精确考察正负性情感之间的关系需要同时考虑到多种因素,其中评测的时间范围尤其重要。情绪评分基于被试所报告的长期时间范围内情绪感受的,包括“一般而言”的强度和“在过去的一月中的频率”(例如Wang et al., 2007),并不排除在长期时间范围内一时有积极感受一时有消极感受的可能性。比如,一个情绪化的个体,可能在一个月中经历多次情绪起伏,从而可能报告的正性和负性情感都是高水平的,导致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间的正相关。

然而,当测量某一时刻的情绪时,会发现正负情绪间呈现稳定的负相关(见 Yik, 2007, 2009a)。某时某刻,当一个人开心时,他不会悲伤(就像当一个人在某时某刻感到热时不会同时感到冷)。那么,当作为工具的语言相同,被试群体也相同时,我认为结果中的矛盾[比如在 Wang 的研究(2007)与 Yik 和 Russell 的研究(2003)的矛盾]部分是因为所测量情绪的时程是不一样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考察不同因素(参见 Yik, 2009b)在情绪的现象学报告中所起的作用。

### 本土化途径(Indigenous approach)

迄今为止的数据表明,在英语人群中确立的情绪,经翻译后在中国被试中也能被测量到并呈现出相同的结构。在这种意义上,正性和负性情感可以概括中国人体验到的各种情感,提示情绪存在普适性结构。然而,中国样本存在正负性情感结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该结构是描述或结构化中国人情绪体验的最自然方式。

这一争论和一些跨文化心理学家的建议有关。他们指出,为了形成一幅完整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地图,研究者应该采取中国特色方式(也就是,主位方法),因此他们应该寻找本土的中文词来描述情绪。Hamid 和 Cheng (1996)研发了中国人情感量表(Chinese Affect Scale, CAS),率先本土化中国人情绪的描述性地图。一开始,他们在香港中国人中进行自由列举任务,从中采集了 124 个概念词,经多变量分析后,CAS 最终由十种正性情感和十种负性情感组成,在描述特质和状态情感中均有效。正性情感涵盖不同唤醒水平的愉悦感受;负性情感涵盖不同唤醒水平的不快感受。这一本土编制的量表展现了良好的会聚效度和辨别效度,对情绪诱发程序敏感,对生活中一天内的阶段性情绪改变也敏感。

以词汇性假设(Goldberg, 1981)为指导,钟杰和钱铭怡(2005)选取两本汉语词典进行情绪词研究。通过专家判别及原型评估,他们选取了 786 个词汇,并进一步缩减词库,最终获得 100 个情绪词。1000 多名中国学生用这 100 个词在 5 点李克特评分量表上描述他们“一般”情绪体验。因素分析呈现 4 个因子,分别为烦躁、愉快和兴奋、痛苦和悲哀、愤恨,以此提供了对中国人情绪的综合描述性地图。尽管三种负性情绪因子之间的相关高达 0.70,作者们仍认为这种正交的四因子模型比环形结构模型更好地描述了中国人情绪。

### 两种途径相结合

上述研究集中于自下而上的路径,其情绪词要么翻译自英文,要么采集于中国人的书写材料,对情绪评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报告的因子数目从 2 个到 4 个不等。

而另一些研究者利用自上而下的路径来刻画中国人情绪体验的基本结构。Russell (1983)采用极精简的 28 个情绪相关词库(仅从英语情绪词翻译而来),以说汉语的加

拿大居民为被试,以分类排序任务间接考察情绪结构的相似性。多维度尺度分析呈现出一个环形结构模型,其中情绪相关词大致环绕着相应的轴(愉悦—不快、唤醒—睡意)排列。尽管初始研究显得简陋,不过后续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种环形结构模型的稳定性。例如,有一项以香港中国人为被试,利用相片呈现面部表情,完全绕过情绪词的使用,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过去的数十年来,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维度模型用以勾画英文自陈式情绪感受的共变特征,主要包括:Russells 的环形结构模型(1980)、Thayer 的能量—紧张唤醒模型(1996)、Larsen 和 Diener 的愉悦和激活的 8 对组合模型(1992)以及 Waston 和 Tellegen 的正性—负性情感模型(1985)等。正如这些模型中主要维度的名称所显示的,这些模型似乎均捕捉到类似的情绪现象,整合的时机已成熟。一种方案是所有维度匹配在主维度间呈 45 度夹角的两维度空间中(Larsen & Diener, 1992; Russell, 1979; Yik, Russell & Barrett, 1999; Waston & Tellegen, 1985)。Yik 和 Russell(2003)通过翻译引入情感维度的方法,在香港中国人的两个独立样本中检验了这一整合假设,发现四种维度模型在此整合空间中相互映射(该空间在其他语言人群中的普适性参见 Yik, Russell, Ahn, Fernandez Dols & Suzuki, 2002)。

为获得一个更细粒度的测量空间,Yik(2009c)利用三个香港中国人大样本,尝试开创并交叉验证了一个 12 环节的环形结构模型,也就是中国人情感环形结构模型(The Chinese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除通过翻译引入情绪词之外,她还增加了利用自由列举任务获得的本土概念词,已填补环形测量空间中可能存在的空白。这个 12 环节模型在不同样本中利用不同的唤起方法进行的研究中获得了有力的证实。它具有一定水平的精确性,可以对情感做出更好的评估,因此提供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平台用以拓展情感的法则关系(例如 Yik, 2009d; Zeng & Yik, 2009)。尽管在此模型中,情感被分解为十二个环节,但模型仍旧较为简洁,因为在此环形结构中,这十二个环节可简化为两种维度(愉悦度和唤醒度)。

图 14.1 呈现了中国人情感的环形结构模型(the Chinese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CCMA),其中的情绪词被翻译成英文。右侧为愉悦状态,左侧为不快状态。上半部为激活状态,下半部为去激活状态。每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由不同水平的愉悦度和唤醒度所组成。多个情绪维度沿圆周呈环形排列。这一关于情感状态的环形结构已得到实验研究的有力支持(Remington, Fabrigar & Visser, 2000; Yik, Russell & Barrett, 1999)。

综上所述,在探寻自陈式感受情绪的维度时,中国人至少呈现出两个维度,非常类似于其他语言环境中的结果,和各种文化各种语言的普遍模式相一致(Russell, 1991)。从迄今观察到的普遍趋势推想,中国人的情感空间广泛分布于愉悦—不愉悦、激活—去激活两个维度中,这一结构看上去是泛文化存在的。然而,并不能据此认为只用这两种

维度就能够说明中国人的情绪体验。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情绪结构的描述,这两种维度必要但并不充分。在描述中国人情绪体验时,还没有对引入取向和本土取向模型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研究需在不同模型间进行接合系数分析,以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可能比较它们预测校标变量(如行为、动机、信念等变量)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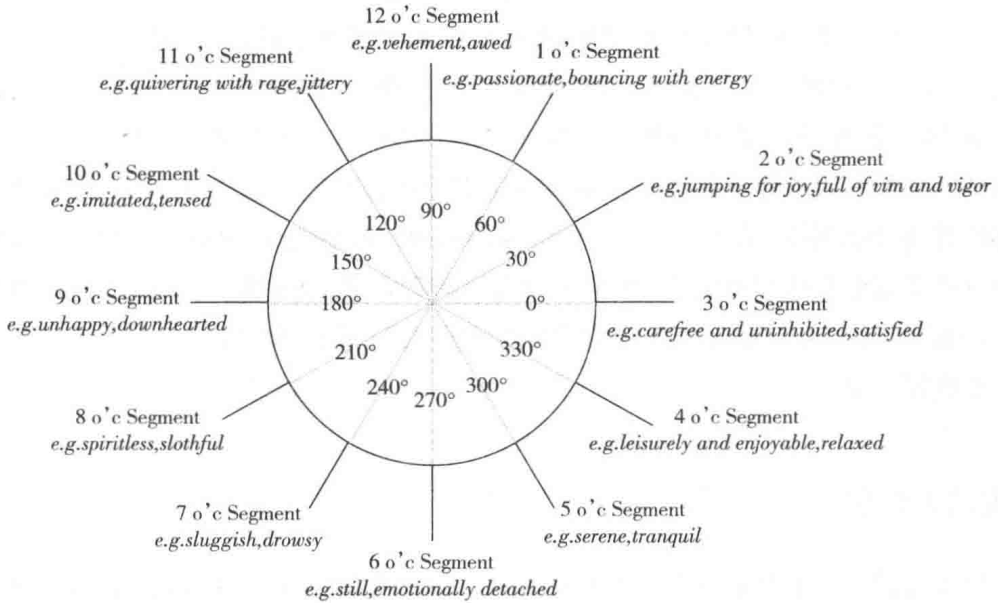


图 14.1 中国人情感环形结构模型(the Chinese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CCMA)。图示呈现了 12 点钟的假定位置示意图

1 点位置:例如热情的(*passionate*),活跃的(*bouncing with energy*);2 点位置:雀跃的(*jumping for joy*),生龙活虎的(*full of vim and vigor*);3 点位置:无忧无虑的(*carefree and uninhibited*),满足的(*satisfied*);4 点位置:例如悠然自得的(*leisurely and enjoyable*),放松的(*relaxed*);5 点位置:宁静安详的(*serene*),平静的(*tranquil*);6 点位置:静止的(*still*),不带感情的(*emotionally detached*);7 点位置:反应迟钝的(*sluggish*),昏昏欲睡的(*drowsy*);8 点位置:无精打采的(*spiritless*),懒散的(*slothful*);9 点位置:不快乐的(*unhappy*),垂头丧气的(*downhearted*);10 点位置:易怒的(*irritated*),紧张的(*tensed*);11 点位置:气得发抖的(*quivering with rage*),战战兢兢的(*jittery*);12 点位置:激动的(*vehement*),敬畏的(*awed*)

### 环形结构模型在研究理想情感中的应用

文化的作用一直在吸引着研究者。近来, Tsai 和她的同事认为理想情感(*ideal affect*)类型的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差异,个体重视愉悦的体验,在相互依存的文化(如香港中国人文化)中的个体更加渴望经历去激活的情感(平静)(*deactivated affect: calmness*),而在强调独立的文化(如美国文化)中的个体更渴望经历激活的情感(兴奋)(*activated affect: excitement*)。作者们主要采用八情感评估量表(*eight Affect Valuation Index scales, AVI*),该量表挑选了环形结构模型中的八分位上的特征情感(Tsai et al., 2006)。不幸的是,这些量表的维度结构从未被明确地检验过,而研究中的分析主要局限于对高唤醒积极情感(*High-Arousal Positive, HAP*)和低唤醒积极情感(*Low-Arousal*

Positive, LAP) 的分析(位于图 14.1 所示环形结构中的 45 度和 315 度)。

对理想情感量表的环形结构进行检验可能对理想情感的研究更有益, Jiang 和 Yik (2009) 从一个小规模研究开始, 检验了利用环形结构模型捕捉理想情感结构中的可行性。在 203 个香港中国人组成的被试样本中, 研究结果充分支持并整合了 AVI 量表的 CCMA 模型。与 Tsai 等人 (2006) 发现香港中国人希望体验到平静 (低唤醒愉悦的体验) 的结果不同, Jiang 和 Yik 发现中国人被试希望感觉到精力充沛 (*energetic and peppy*) (中度唤醒的愉快体验)。为处理样本中“一般人”的理想情感的问题, 研究者可以依据 12 点位置, 每一点计算所有被试样本得分的平均。于是这 12 个的分数可以被用来估计一般人渴望体验的情感在 CCMA 上的角度。其原理基于这 12 点量级沿圆周的起落符合余弦规律 (见 Wiggins, 1979; Yik, Russell, & Steiger, 2010)。例如, 寻求某特定部分的情感也意味着避免位于与该部分呈 180 度位置的情感, 即寻求平静意味着避免感到紧张, 寻求兴奋意味着避免感到沮丧。很明显, 对于理想情感的性质尚需将来进一步地研究。

## 自我意识情绪

自我意识情绪指的是一类基于个体自身行为产生的情绪, 其中包括羞耻、内疚、自豪等原型。这些情绪源于将个人的某些特性或某行为的结果与某标准加以比较 (Stipek, 1998)。当这种比较的结果是良好的, 会产生自豪, 而当这种比较的结果比较糟糕时, 会产生羞耻或内疚。内疚与社会准则的内化以及内在道德感 (良心) 的影响有关, 而羞耻则因为未达到某种标准而担心社会排斥有关 (Fung, 1999; Ho, Fu, & Ng, 2004)。

### 羞耻的高认知 (Hypercognition of shame)

虽然羞耻 (shame) 出现于所有人类文化中 (Casimir & Schnegg, 2003), 但已有研究表明, 在其产生的情境、主观体验及行为趋向上存在大量的跨文化差异。比如, 羞耻在东亚人群中较之于北美对照组人群更普遍 (Benedict, 1946; Chu, 1972; Kitayama, Markus, & Matsumoto, 1995)。在关于情绪概念的研究中, Levy (1973) 提出一种语言会为某一种情绪提供大量的概念 (高认知) 而围绕其他情绪仅有少量概念 (低认知)。由此种理念出发, 相对于英语, 羞耻在汉语中表现为高认知。

在汉语中, 羞耻相关的词汇量丰富, 如, Wu 和 Schwartz (1992) 列出了 110 个 (羞耻相关的) 汉语情绪原型词, Li, Wang 和 Fischer (2004) 列出了 113 个羞耻情绪原型词。而有了这么多羞耻情绪相关的概念, 中国人精神中的羞耻概念是如何组织的呢?

Shaver 及其同事 (Shaver et al., 1992; Shaver, Murdaya & Fraley, 2001) 最早开始依原

型取向考察了汉语、印尼语、英语、意大利语使用者情绪概念组织。以相同的分类任务为基础,所有四种语言的使用者对情绪概念的组织是相似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位于上位水平;开心、愤怒、悲伤、恐惧、爱位于基本层次,在除了中国被试以外的其他被试中,自我意识情绪集中于其他情绪分类(范畴)之下,中国被试在基本层次中增加了 Shame 这一分类,包括 Shame 相关的一些概念,如羞愧、惭愧、羞耻等。这些汉语词表现了不同种类的 Shame 体验,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翻译的。标准的汉英词典将这些概念词均被翻译成“shame”或是“shame”结合另外一种情绪。

Li 等人(2004)受到 Shaver 对中国情绪词的探索性研究的启发,采用相同的方法测试了居住在北美的中国民众的羞耻概念的结构。他们从词典中找到 144 个情绪词,然后访谈了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个体,结果认为其中的 113 个是重要的情绪概念词。对这 113 个情绪词的评级相似性进行分层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为两个上位类别。第一个上位类别为“羞耻状态”,用来描述个体自身在某个让人羞耻的事件中的各种真实体验(也见于 Kam & Bond, 2008)。内疚由十三个情绪概念词界定,是“羞耻状态”这一上位类别之下的一种基本类别。第二种上位类别是“对羞耻的反应”,被用来描述对他人不得体行为的反应[见 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 “他人诱发的窘迫”(other-induced embarrassment)]。这一类别看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对羞耻的反应并不和让人羞耻的事件直接相关,尽管如此,被试列出的词语中有 43% 属于此类别,意味着至少在中国话中,对羞耻行为的反应在中国人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反应”类别是中国民众所独有的吗? 无论对于跨文化研究还是文化内研究,这一领域都有望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一样,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而美国被认为是一种“内疚文化”(guilt culture)(Benedict, 1946; Chu, 1972; Leighton & Kluckhohn, 1947; Schneider, 1977; Schoenhals, 1993)。羞耻与内疚的这种对立在近期的文献是如何表现的呢? 羞耻与内疚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报告中,结果并不支持羞耻与内疚间的对立性,而和近期实验研究一样,发现内疚与羞耻间存在密切联系。Li(2002)研究了内疚与羞耻各自在中国学生面对学业失败时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两种情绪间没有差别。Tangney、Miller、Flicker 和 Barlow(1996)考察了美国本科生中的羞耻和内疚,结果也发现,二者在道德水平、责任感、补偿的动机水平上并无差异。尽管 Ho、Pu 和 Ng(2004)提供了一个区分羞耻和内疚的理论视点,但据我回顾相关的实验研究,找不到支持羞耻—内疚二元对立的证据。

### 不同文化中的社会适宜情绪

Frijda 和 Mesquita(1995)提出文化对情绪体验的影响依赖于情绪对于个人的意义以及这种情绪在文化中的价值。一种文化中美味的食物(如鸡爪或干酪)可能在另一

种文化中让人恶心。与此类似,一种情绪(如自豪)在某种文化中是适宜的,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不同文化间,情绪的适宜程度及期待程度存在差异。

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对情绪的思考乃至对情绪的体验都各有差异。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文化传统(“西方”)的人们往往具有独立自我建构,包括使自己区别于他人的内在归因。其(人生)使命是独立于他人之外以及追寻个人目标。接受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人们(“东方”)倾向于认可互依自我建构,以相信自我不可能从社会背景中被单独分离出来为特征。其自我中包含着人际关系层次。人们因为他人的事务调整自己的情绪及思想。其理想在于保持与他人的和谐以及履行个人的社会责任(见本书第17章,Kwan, Hui, & McGee;第29章,Leung & Au)。

有假设认为自我建构和调节焦点(趋近 vs 回避)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蕴藏于不同类型情绪的体验过程(规范)中, Lee、Aaker 和 Gardner(2000)认为,那些互依自我建构者是预防导向的,关注那些能避免干扰人际和谐及人际关系的信息。他们重视那些负面信息(也见于 Sommers, 1984)。因此,在相互依赖的文化中,提示社会规范被破坏或者社会义务未得到完成的情绪,如内疚等显得重要。与此相反,独立自我建构的人们是提升导向的,他们关注那些与完成自己意愿或者表达自己特性相关的信息。他们重视正面的信息。因此,那些提示成功实现个人目标的情绪(例如自豪)在独立的文化中显得重要(也见于 Wyer & Hong, 本书第36章)。

在一项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中, Eid 和 Diener(2001)利用潜类别模型考察了在集体主义国家(如中国)和个人主义国家(如美国)中八种不同情绪体验的规范,其规范被定义为该情绪被认为是恰当的或可取的,他们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内疚体验和自豪体验规范上。中国民众非常重视内疚,而美国民众很重视自豪(pride)。另一方面, Stipek(1998)研究了让美国和中国学生感到骄傲的事件,她发现在中国学生被试中,除了个人成果之外,获得对其他人有益的成果可以让个体感到自豪(也见于 Sommers, 1984)。中国人将这种自我意识情绪扩展到他们的近亲,这反映了个人与他人之间可塑的界限以及优势文化传统对此界限的影响(Bond, 1993;也参阅陆洛编写的本书第20章)。

有趣的是,对于理想情感(一些人们希望能体验到的情感)的研究表明,较之于欧裔美国人,香港中国人和亚裔美国人都更渴望体验到平静(低唤醒的愉悦状态)(Tsai et al., 2006)。欧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渴望体验兴奋(高唤醒积极情绪)。

比较这两种解释,我们必须确认,在同一个领域这两种观点不应该互相矛盾。关于情绪体验规范的研究中,其重要变量为八种离散情绪(四种愉悦的和四种非愉悦的);理想情感研究则利用图14.1中环形结构模型假设的八种不同维度。情绪体验规范研究测量人们认为恰当或可取的情绪;理想情感研究思考的是人们理想中想要体验到的情绪。这两类研究探寻的是同一种心理空间吗?在一种文化中,人们渴望体验该文化

中被认为是恰当的情绪吗? (Eid 和 Diener 在他们的第一个脚注中报告“适宜性 (appropriateness)”和“渴望 (desirability) 经历”相关系数达 0.77。)最后,这两个研究中采用的是不同的中国人群体,分别来源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显然,对于文化影响下的情绪体验规范和理想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阐明 (例如 Jiang & Yik, 2009)。

## 情绪反应

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识别情绪相对简单。然而,今天的科学分析认为理解某人的情绪仍旧是本世纪让人烦恼的一件事情 (Mauss & Robinson, 2009), 情绪理论家已经发展出多种工具来测量人的情绪反应,包括主观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在本段,我将综述关于中国人面部表情和生理反应的最新研究。

### 本土面部刺激材料的开发

某些作者强调基本情绪具有泛文化的面部表情,能被广泛的识别 (Ekman et al., 1987; Izard, 1977), 另有些作者则支持文化特异性假设,认为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在情绪表达和再认上具有独特的方式 (Klineberg, 1938), 在过去十年中,对于表情识别的研究热情一直持续 (Markham & Wang, 1996; Yik, Meng, & Russell, 1998; Yik & Russell, 1999)。特别吸引人的是已有在中国被试中工作的研究者投入相当的努力去开发本土的情绪刺激材料,比如面部表情原型 (见 Bai, Ma, & Huang, 2005; Wang & Markham, 1999)。

国际情绪图片系统 (IAPS; Lang, Bradely, & Cuthbert, 2001) 由 823 幅图片组成覆盖 9 个不同的领域。它在跨文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为检测这种图片在中国人中是否具有跨文化的适用性,胡少华、魏宁和郭文滔 (2005) 进行了一个大样本的规范性 (标准性) 研究,研究中,让中国被试们评价每一幅图片的愉悦度和唤醒度,评估结果与美国标准非常相似,因此,得出 IAPS 适用于中国被试的结论。

以 IAPS 为其范本,白露等研究者 (2005) 开发了中国人情绪图片系统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 这一本土系统,该系统由 852 张中国人面孔,场景及动物 (如大熊猫) 等组成,对图片的情绪评估包括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其内部效度已建立。此系统提供了在中国被试中进行情绪识别研究的本土材料。

以上研究在主题上以面部表情发展为基础,另一些研究群体从基本情绪 (Ekman et al., 1987) 出发, Wang 及其同事率先开展了开发开心、愤怒、悲伤、恐惧、惊奇及厌恶等情绪表情的研究。Wang 和 Markham (1999; 也见于 Wang, Hoosain, Lee, Meng, Fu, & Yang, 2006) 创建了一组体现六种基本情绪的中国人面部表情,包括 400 张图片,其中

62 张可以稳定地表达六种情绪之一。

### 情绪识别

面部表情识别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或是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具特异性?从达尔文开始,这一问题既吸引情绪心理学家又让他们烦恼,如同文化对情绪识别的影响一样。较一致的结果表明,首先,尽管文化发生变化,各种情绪识别的准确率在不同文化中均高于随机水平。其次,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识别面部表情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文化对情绪识别的影响激励了一系列关于群体内优势效应的研究,当编码者(相片内的主题)和解码者(看相片的被试)属于同一文化群体时,会出现较高的识别率(Elfenbein & Ambady, 2002)。这一发现与 Klineberg (1938) 的假设一致:“如果相片展示的是[中国特异性的]内容时,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容易判断出来。”(p.520)当使用白种人(Caucasian)面部表情材料(如 IAPS),北美被试识别准确率往往比亚洲被试高(见 Yik & Russell, 1999)。“如果使用中国人面部表情,中国被试在面部表情识别上的表现是否优于美国被试?”这一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回答。

Yik 及其同事(1998)使用孟昭兰、阎军和孟宪东(1985)的十三张不同诱发情绪状态下的中国小孩自发表情图片在三种语言使用者中进行了研究。与基于群体内优势的预期相反,香港华人被试的识别率要低于加拿大对照组被试,日语被试的识别率介于香港华人和加拿大人之间。将本土图片与艾克曼的图片一起呈现给中国及澳大利亚 4 岁、6 岁和 8 岁儿童时,在这两种文化的群体中,均发现中国人面部表情比白种人面部表情更易识别(Markham & Wang, 1996)。这一发现与 Elfenbein 和 Ambady (2003) 的研究报告相矛盾,后者发现无论哪种文化被试中,中国人面孔均比白人面孔难识别。

综合这两个研究,研究结果似乎表明,如果把源自内地图片呈现给内地被试而非香港被试看时,会表现出群体内优势效应。这一结果,尽管不太确定,却极具吸引力,它符合 Elfenbein 和 Ambady 的文化熟悉性假设。作者们比较了中国居民、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华裔美国人以及无亚洲血统的美国人的面孔表情识别能力,结果显示,当呈现图片中的表情来自被试经常接触的群体文化时,被试有更高的表情识别精确率和识别速度。因此这种高情绪识别是因为“熟悉度培育精度”(familiarity breed accuracy)的效应,而非群体内效应(另外一种意见可见 Matsumoto, 1992)。也许因为见过更多中国民众的表情,中国被试才在相应的情绪图片辨认上具有优势。

综上所述,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研究研发中国本土面部表情材料,为文化内研究添砖加瓦。面部表情研究主要局限于表情识别研究,其结果支持了表情的普遍性假设,但也有一些文化差异的迹象。不过,这些差异有多大以及差异的原因仍有待探索。群体内优势或者文化熟悉假说无疑启动了理解情绪识别差异的前奏。

当前,有研究对比世界各地的华人与欧裔美国人间的反应差异,对这些假设进行检